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後傳
第六十八回 白勝祖大義罵賊 曹文遠忠言勸友

詩曰：哀樂賢愚總一般，搔頭拍膝思無端。不知聽者因何故，離便淒涼合便歡。

吳恩坐著大轎，來到大竹子山的帥府公廳下大轎。蔡文增、吳恩、張寶升了大帳，兩旁一千諸戰將排班站立。吳恩吩咐：「先把白勝祖帶上來！」兩旁一聲答應，到了外面空房之內，見了馬成龍等十個人，早有眾人在這裡看守。十位英雄還醒過來，馬成龍說：「來，咱們幾個人也就今天死在這裡。」侯文、侯武一個個心中著急，一想：「進大清營寸功未立，今就被獲遭擒，身無寸職，今死在賊人之手，豈不辜負此生？豈不辜負此身？」此時這十位英雄之內，就是馬成龍視死如歸，談笑自如，這九個人俱都是低頭不語。事情最難之事，莫過這幾樣：寡婦攜兒泣，將軍被敵擒，失寵宮女面，不第舉子心。

眾人正在心中不安之際，忽見打外面進來幾個嘍兵，說：「你們哪位姓白呀？祖師爺令下，帶你上去哪！」白少將軍說：「眾位恩兄師弟，我要失陪了！」幾位嘍兵推推擁擁，來至帥府的公廳。見吳恩在堂中坐定，已然換上了衣服。上首坐著勸善會總蔡文增，下面坐著靜江太歲張寶，旁邊站立戰將。吳恩在上面把虎案一拍，說：「白勝祖，你好大膽量！前者你冒充我們祖師爺，來到竹子山臥底，將我堅鐵筒相像石平州，竟失在你這匹夫之手！今既被我山人將你拿住，你還有何話說？」白少將軍聽吳恩之言，一陣冷笑，說：「吳恩，你這叛國賊人，好不知天時！我白勝祖前番舍死來至大竹子山，想要探明白了這座山的地理，我好同穆將軍帶人馬來破你這座竹子山，捉拿你這無謀的匹夫，不想今日被你所擒。妖道，你把我殺了，我落個為國盡忠，戰死沙場，千古流芳之名。你這不知天時的賊人，不久天兵一到，玉石俱焚！諒你這個竹子山彈丸之地，你所帶都是些烏合之眾，你豈不知順天者昌，逆天者亡？你既把我拿上山來，殺剛存留，任憑於你，不必多說！」那吳恩一聽此言，說：「來人！先把這廝給我亂刀分屍，結果他的性命就是！」兩旁人一同答應，各把手中的刀拉出來。方要動手，只見靜江太歲張寶過來說：「八路都會總休要忙，殺了他也滅不了大清國的威風，不殺他也壞不了天地會的事情。暫把他等幾個人看押在這竹子山，這叫作香餌釣金鯪之計。如要是大清國的戰將前來探山，來一個拿一個。」吳恩一聽，說：「也倒有理。把他們十個人押在西跨院君子軒，派周平、吳滾二人去看守著，帶四十名兵丁，不准缺了他等的茶水。」

下面有八河龍王呂道明跪倒磕頭說：「我得了兩件至寶，獻與都會總。」

現有一口大環金絲寶刀，一口龍泉劍。」吳恩拿過來，心中甚喜，自佩一口龍泉劍，大環金絲寶刀賞與張寶佩帶。呂道明下去，把那些兵刃俱都放在外面兵器庫內。吳恩吩咐：「擺宴，慶賀功臣！」兩旁邊手下人答應。不多時，酒筵齊備。屬下諸戰將俱各有賞，各個開懷暢飲，直吃到日色平西。吳恩說：「蔡會總，你我知己之交，你得助我一臂之力。現今穆將軍兵屯祁河寺，手下雄兵數萬，猛將千員。我意欲遣人到雲南府玉華山，把仁和教主白練祖請來，大概他的法寶也練齊。不知你等意下如何？」蔡文增說：「都會總的高見雖好，怕是仁和教主白練祖不能下山，他的法術尚未練好。依我之見，官兵利在戰，咱們這裡利在守。官兵遠來，道路不熟，運糧道路不通。只要有小竹子山這支人馬守住了上江口，先用緩兵之計，祖師爺撒下傳牌：穿雲關、楚雄府、雲南府、大竹子山、小竹子山，各處人馬調齊，會合在上江口。大清國的人馬疲困之時，那時間一戰成功，可能把大清國人馬殺敗。祖師爺請要三思。」吳恩說：「也好。既待如是，發我的傳牌，傳與各處。」下面叫靜江太歲張寶緊守山口，吳恩在各處巡查一遍。張寶回歸水師營，有他手下戰將接他來至水師營虎頭舟大戰船上，有手下家人伺候。張寶落座，吩咐：「請軍師爺！」不多時，從外面進來一位文雅先生，年有三十以外，身高七尺，可是大清國的打扮，頭戴一頂緯帽，身穿藍綢子國士衫，腰繫涼帶，足下青緞子氈底官靴，外罩紅青綢八團龍的跨馬服；面如白玉，頂平項圓，黑漆漆兩道眉毛，一雙闊目，白白得分，鼻如玉柱，口如四字，齒白唇紅，大耳朝懷。此人姓曹名文遠，乃四川成都府人。自幼在家奮志讀書，為人聰明伶俐，懷揣錦繡，腹隱珠璣，仰面知天文，俯察知地理，頗曉奇門遁甲之術，與張寶兩人是知己之交。只因前者張寶歸降大竹子山之時，接了八路都會總聘禮，那時曹文遠正在張寶家中間住。張寶過來請教，說：「賢弟，眼下八路都會總拿聘禮請我入大竹子山，我是去好，不去好？我知道賢弟有經天緯地之奇才，我特意前來請教。」曹文遠聽張寶之言，說：「兄長，此時去得，到天地會八卦教中見機而作。大丈夫立志於四方，諸所事聽天由命。兄長此一去，小弟還要跟隨前往。」二人見了吳恩，八路都會總見張寶乃蓋世英雄，水旱兩路精通，叫他獨創一營，在大竹子山口以外大江之中，在那操演水師人馬。就派曹文遠為主簿先生。張寶諸所事情，必要請教曹文選。八路都會總後來駐紮峨嵋山去，這裡張寶操演一萬水軍。有仁和教主白練祖，原先常往大竹子山來，薦升張寶為水軍都會總。把守大竹子山山口的，是巡山太保高勝。今日張寶從大竹子山裡面出來，自己帶了兩壺酒，叫手下人把曹文遠請來。二人落座，說：「賢弟，愚兄請你至此，非為別故，今日八路都會總與勸善會總拿住大清營幾個差官，我看被擒這幾個人五官相貌不俗，斷不是下流之輩。我請賢弟，有一件肺腑心事，我要領教領教。賢弟既知道天文，你看大清營與八卦教誰強誰弱？」曹文遠說：「兄長乃是高明之士，這區區小事何必請教小弟！」張寶說：「賢弟差矣！愚兄與你乃是知己之交，皆因一時懵懂，當局者迷，賢弟乃旁觀之人，定知心肺。愚兄所做所為之事，畢聽賢弟之言。」曹文遠說：「兄長要問，小弟也不敢隱瞞。昨日晚上，小弟仰觀天象，見將星闔味不明，太白星擾於門口；楚雄府有一股紅煞之氣沖天，此處將有刀兵之災。天地會八卦教不久必滅，大清國紫氣東來，國運正旺，不久必要大獲全勝。」張寶說：「既知不久必滅，何必勸愚兄歸降天地會？」曹文遠說：「我正為此才勸你歸降天地會八卦教。兄長有蓋世奇才，要在大清營中，顯不出兄長能為武技來。要在天地會八卦教中，兄長就是一個大頭目。趁此機會，找一條道路，歸降大清營，必然是高官得作，駿馬任騎，光宗耀祖，顯達門庭。」張寶說：「賢弟此言雖是，我倒作了進退兩難之人。我既受天地會俸餉之德，在王門下願王興，我食天地會八卦教的俸餉，就應該給天地會八卦教辦事。為人子孝當竭力，為人臣忠則盡命。我生是天地會之人，死則天地會之鬼。賢弟此言差矣！」曹文遠一聽，微然一笑，說：「兄長說的是，小弟拙言。」張寶說：「天色已不早，賢弟歇息去吧。」正是：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